

大數目孤單的輓歌

我最初，也是最後一次來到海邊，海底許是暗流洶湧，但海面一片寧靜，不管波平如鏡或波濤洶湧，無一不是現象的演示。只有一個事件，但由不同的人不斷輪替。不知道是第幾回的海上的死亡，那伴隨灰色、藍色、黑色、紅色的嘶吼吶喊與浪湧而來的，此刻出現在我面前。稍早，由漳州和同安出海趕來的大小戰船，掛著大清將軍達素和總督李率泰旗幟的風帆逐漸漲滿，發出隱隱的蓬蓬之聲。布署在金門各島的晚明遺臣各營伍都嚴陣以待。初十晌午，兩軍戰於海門，鄭成功乘風鏖擊，鄭泰自浯嶼引兵回擊，史筆不無激動地這樣拋顯眼前圖景：「風吼濤立，一海皆動，清兵大敗，僵屍滿海。」受鄭成功貶贈巾幗羞辱的達素逃回福州後自殺。千里外，一雙雙浮沉於全廈海峽的眼珠瞅著他，剩下的是靜默。是的，也許靜默正是時空物理的奧闢，容許了事件一次次重複。

一瞬，再百年後的金廈海灣，同樣的呼嘯及死亡再度上演，這次雙方陣容旗幟的鮮明度不那麼成對比，因為敵對的另一方是海盜。

這年是明嘉靖二十七年，西元一五四八年，以阮其寶和林剪毛為首的海賊在四月的薄霧中登岸，劫掠小嶝島，百姓死傷和遭挾持的兩百多人，島鄉成了廢墟，五月，南安丞馬一洪率戰艦進剿，雙方戰於

小嶼南岸，海賊敗逃草嶼，遭官兵圍困，糧食將盡，就在他們要突圍逃竄的某一天夜裡，發生了件出人意料的事，先是地底一陣轟隆巨響，接著，岩石堆積的整座小島崩塌解體，海賊驚恐下四散奔逃，官兵趁機追殺，受妻小拳屬牽累的阮其寶遭擒獲，首級被砍下，在一方平寇碑記的碑文中這樣子寫：「番子浮屍蔽海。」我無意僭越身份及羞辱生死的莊嚴，但這行敘述映進眼簾時，大海化作一只大鍋，載浮載沉的水餃和那些鼓脹的身軀相疊印。為什麼尊貴無可取代的人和卑微的物一併向我拋現，為什麼？

大海既矛盾又包容的神秘叫我既戰慄又歡喜，大海是殺戮的屠宰場，也是溫柔的眠床，中立點說，它是具棺槨嘛，只是有些廣袤無涯際，還有些刺耳、令人不安的聲響。

阮其寶首級被掛在船桅的三百多年後，大清帝朝運祚來到末期，西方列強艦隊穿梭在台灣海峽，病去國兵艦屢屢窺犯台灣，不安的聲響再次浮現島民耳鼓，有隆隆火砲聲從海上傳來，不久，清廷派了五百各湖北兵勇來金門島駐防。來自內陸的子民，他們越度金廈峽灣眼瞳映現的，可有日後自己橫躺在碧波萬頃或滾滾怒濤中的身影？

或者他們的眼神投得更遠？莫非也睹見了再半個多世紀後金門島將被日本人占領，一批抗日的復土救鄉團成員，許順煌、許水龍、洪水尚、洪水枝等人，遭殺害並棄屍於大擔海面。同時又目擊了往來

金廈兩地的中興輪，在大嶼，被冒充乘客的土匪搶劫，船上便衣官兵亮械，雙方槍戰，乘客驚慌四竄，輪船翻覆，三百多名乘客落水，大嶼居民出動各大小船隻出海搭救，仍有一百三十多名乘客溺水，淪為波臣。大海的渾淪無言足以包容、安慰這樣的枉死。因為緊接著陣陣腥風血雨就要落在同樣一塊海域。再隔七十多年後，我與妻子王學敏陪同詩人洛夫前往金門島北沙岡海濱，拍攝其文學行腳的記錄片。一座規模龐大的碉堡孤單矗立，正值初五，漲潮，寒沁的潮水逐漸逼近碉堡。妻脫下艷紅的五寸高跟鞋，雀躍著撿貓公石和小石子去了。我為她的純真無知慶幸，她絲毫也不曾察覺到我意識之眼前出現了千百隻大小不一的船隻搶灘登陸，重疊的時空是稍後海上萬頭攢動，那是增援的解放軍從對岸挾浮板而來。右從東一點紅據點，左到北山斷崖，風吼濤湧，槍炮聲，染紅的沙灘和海水把眼前妝飾成一幅荒誕……。離開了主人腳踝的高跟鞋孤伶伶站在沙灘，洛夫盯著它，詩人的思維必定很深了。美艷的紅妝和醜陋的殘殺並存於世，那究竟是什麼樣的意義呢？除了我們，海岸線空無一人，模擬著無言的神秘嗎？妻撿了幾枚雪白的貝殼，捧在掌心跟我獻寶。

那裡頭也帶著人骨呢？我這樣講，妻咦了一聲，杏眼圓睜，半疑半驚。我並沒有言過其實，那發生過的也永不消失哪！無數驚慌淒惶的眼睛——大多數的眼睛都很年輕，沿海岸線亂竄，堅定的岩石、地

土、和太武山山形，襯托且對比出人身體的孱弱，及人世的荒謬。忽然一顆眼珠子在閃電的光速中爆開，忽然另一顆在莫名因果及詭異下仆伏倒地不起。死亡既巨大又渺小，既是個體又是群體，沒有人能代替你走上那條路，但那條路又平均地落在每個人身上。

波赫斯反覆敘說這個理念，不知該使人驚懼或慶幸？他說：事件只發生一次，但人物不斷輪迴演示著。假如他講的沒錯，那某種命運便隱藏在那不斷的演示裡，我們對這種命運又該感到驚懼或慶幸呢？我自己似乎也深陷在一個網羅裡，在狀似自由裡斷斷續續忖度著一些光影，彷彿往後發生的這些事故也是被我的忖想揣摩成形的，有群兵士被派往洋山外海構工，是疏忽？還是彼時同作戰，海潮淹至，阻斷了回頭路，但沒接到命令，不敢撤退，命運之神暗暗竊笑，許多不善游泳的兵士淪為波臣。那又是一個既大數目又獨自孤單的死，多少人的額眉眼耳鼻被冷冽的海水浸入？我不知道。友人陳慶瀚轉述了這則乍聽下兒戲般的傳聞。在那個實施戰地政務及戒嚴時代，事件必定被封鎖，個人更是被覆蓋在某個冰冷無感的數字之下。陳慶瀚講這裡故事時，我沒多問半句，對於人的死亡，自己總是難以釐清地敬謹以待。等待什麼呢？等待真象？

不，我明知死亡到來是千鈞一髮是稍縱即逝，生前千百萬個意象，會以超越時間的方式瞬間——幾乎是同時，逆現身前，然而將死

者他的悔恨、戀棧、不捨、惶惑，當然，或許是歡喜呢？和死亡來個大和解大攜手？我被這種無限可能的想像之投射攫住，我關心的是他們身在生死邊界時的處境及領受。不管悲喜，即使只是一秒鐘，我了解那一秒鐘無限的沉重及漫長，是人此生最重要、最根本的意義，對我自己來講，也是感情最難以負荷的，而我並不知道為什麼，那分明是他人的苦。

他人的苦？我是因為他人的苦，自己負有責任，而自己卻只能在一旁無能為力？還是知道他人终究是另一個自己？我慢慢明白兩者都有，但「他人即自己」或是真正的關鍵，所以我身領了那死亡如燄如冰，亦如純粹的黑暗的侵襲，而在某一個面向裡，感到難以承受。來到島鄉海邊，耳鼓充滿寂靜的渲囂，眼前盡是影綽綽、複沓重疊的人在呼喊、奔跑、忿怒砍殺，和癱軟求救，還有一些並不出以影像的靜靜的絕望，而正是這些靜靜的絕望盤據了我。大數目是不會絕望的，只有孤單才會，只不過大數目的孤單在我們心中形成了更大更深的絕望。

多少年來，自己斷斷續續和這些死亡的形影對望，許多有名有字的：鄭成功、鄭泰、達素、阮其寶、許順煌、許水龍。無名無姓的：海賊、兵卒、五百湖北兵勇、民國國軍兵士……。憑藉著某種神秘的因素及想像，他們一寸寸嵌進我體內，彷彿又產生了另一個全新的

人，他既在歷史之內又在之外地梭巡著，在命運與自由彳亍著。莫非自己喜歡又隱隱不安地去到海濱，都出於這些緣由？妻專注撿拾石子，她說，每顆石子都有靈性，你一旦撿起了它，就絕不能再丟回去，遭人遺棄的石頭是會傷心的。我恍然大悟，難怪妻撿石子時即麼低頭彎腰，屏氣凝神，猶如進行一場宗教儀式。那麼，那每一個在時空中跟自己相遇的海中死者，不管我是不是已經把他們撿了起來，都應該敬謹以待。最高的敬意表示，許是沉默，許是無言無語？濤聲一波波在規律內外湧上來，湧上來，消散在砂礫堆，打散在礁岩間。他們究竟是消滅在自己的存在裡，那存在夾纏著他們此生的盼望與絕望，歡喜與恐懼，甚至夾纏著世間許多看似無關的人，好比我。

是的，好比我，以及我無窮盡的，注視及觀想。